



· 导读 ·

追踪 SARS 来龙去脉

SARS 病毒不太像自然发生的病毒? 无论科学家争论多么激烈,大家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已见。
(5 版)

回望小汤山

仅存的痕迹提醒人们 10 年前这里曾经创下许多奇迹。回望当年,是想探寻一些真相,存留一些纪念,还历史一份底稿。
(9 版)

无法抹去的创伤

谁也没有料到,伴随 SARS 疫情而来的是一段被无尽的恐惧和绝望所占据的时光。10 年后,有些伤痛始终挥之不去。
(13 版)

再相逢能否从容

那一年,为什么我们没能及时预警? 为什么我们没能更科学地处置? 10 年后,我们依然要追问,再相逢能否从容?
(17 版)

SARS 十年

于灾难应对中度量社会公正

■ 本报编辑部

今天,本报推出纪念 SARS10 周年纪念专刊,通过回顾过往细节、总结成败得失、甄别现实对策,以期更好地记住历史,解决当下社会肌体僵化、冷漠、愚昧的问题。当灾难发生时,我们无法保证不会成为受难者,但我们希望得到远离灾难的保障以及不幸身处其中的基本的权利与尊严。

传染病无国界,但它带来的冲击或改变却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别。正如 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曾经震撼了世界,其影响最深远、伤害最深刻的,唯有中国。

至今,SARS 的一系列问题还在困扰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以及临床医生:其来龙去脉的整个过程,能否再来,能否真正做到可防、可控、可治,以及后遗症人群的诊疗与安置,均未得到彻底解决。

在科研层面,科学家对这种病毒仍然知之甚少,可与之对抗的武器也不明不白;在社会层面,现有机制、体系及战略储备仍无十足把握妥善应对,政府应急及日常管理依然存在衔接漏洞;在认知层面,部分公众仍处于盲目与偏执、冷漠与放纵的心理状态之中,在疫病面前,非理性的恐惧、怨

愤常常能够战胜理性的敬畏和同情。

SARS 之后,禽流感、口蹄疫、甲流、新型冠状病毒等传染病相继造访,在公共卫生乃至整个公共安全领域燃起硝烟、发出警报。病毒可能已经存在或正在酝酿,也可能被人为发起,而中国经过抗击 SARS 一役而激发的社会肌体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免疫系统,已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尽管这套系统目前还并不完善、运行尚不稳定、功能仍须进一步加强。

那一年,追问已经开始:为什么我们没能及时预警、为什么我们没能更科学地处置? 10 年后,我们依然要追问:如果又有一种新病毒不期而至,我们的溯源研究、试剂、疫苗、药物研发,技术团队储备及平台建设等能否保证我们从容应对? 我们是否在科研上进行了长期布点布控以及持续的建设与支持,以确保在相关领域研究的延续性、专业性和前瞻性?

我们将思考,SARS 之后,我国在传染病防控及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上的“科学防治观”是否已经建立并得到有效贯彻? 对于科研、防

控、医疗(对应病源、检测、治疗三个环节)以及人医、兽医、基础研究的统筹协调,未来将如何进行?

我们将探寻,传染病研究面向世界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推进预防关口前移的具体措施;推进我国生物安全防御系统建设,在基础研究等技术支撑与机制、机构统筹方面的下一步动作。

我们还将呼吁,不仅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在对所有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事件的处置中,不要再再用晦涩的概念击打我们,不要再再用含糊的数据敷衍我们,不要再再用内外有别、信息敏感的说法应付我们,更不要再用冷静得近乎冷漠的态度对待我们。每一次疫病的发生,每一个公共安全事件的爆发,以及每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都是对社会管理系统的拷问以及对系统内所有人的谴责。

颇为巧合的是,10 年前与当下,我们都在经历一场“呼吸之痛”,区别则在于,前者由 SARS 病毒引起,后者则是因为我们深陷雾霾之中。钟南山院士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空气污染要比 SARS 可怕得多。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和 PM2.5 这种重量级毒物相比,SARS 的杀伤力真的不值一晒了。